

达州博客圈

## 2013年的夏天

——来自冰冰的博客

周末,一家人约好去万源避暑。两车十人,男女老少满满的。

上高速,跑土路,走国道,到达目的地龙潭河已是傍晚时分。

饱餐旧院黑鸡和万源老腊肉后,溯河而上往群山深处走,抚山风,观夕阳,听鸟鸣,涉小溪。路边竟然看见多年不见的一种叫水蜡烛的植物,小时用它止血疗效堪比云南白药。

天黑尽后,沿河岸烧烤的香气弥漫河面。有本地村民的叫卖声,也有自备伙食的驴友的欢笑声。品种自然多,香气自然浓,情绪自然高,河水自然凉,晚风自然爽。

天上的星星大而亮,满天繁星,可以看见银河,让人想到“星星星星亮晶晶”的童谣和手可摘星辰的古诗。

散步回到宾馆,上演了活捉四脚蛇的惊险一幕。一只四脚蛇,书面语言叫壁虎,沿空洞爬到了房间里,一片惊叫声中找来了服务生,只见他身高五尺,面皮白净,项下无须,手上并无兵器,单单只在右手上了个塑料袋,大步流星直奔房间,一番人蛇大战。正当我们猜测战况如何之际,只见服务生手提四脚蛇,面不红,气不急,脸色淡定,说了声,可以进去了,眨眼功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儿子惊呼,真正的绝世高手啊。一时间,群山回应,绝世高手,绝世高手……手……手……

得到村民的指点,第二天,我们七点就起床了,不然,会排三四个小时的队等漂流的筏子。这绝对是个好主意,山上的空气经过一夜的过滤,清新得可以卖二十块钱一斤,深吸几口,润肺养颜,祛火平燥,直接打通任督二脉,经周身游走,最后汇集丹田,练

成神仙姐姐的不老神功。

汽车把我们拉到龙潭河上游,坐上两个皮筏艇,就可以顺江而下了。而此时,龙潭河里已是百舸争流,河面上白花全是腿胳膊。幸好我们在岸上已经买好了水瓢水枪,不然就只有等到挨水泼的份了。一瞬间,只见江面上水花四溅,水龙游走,杀声四起,先是一片混战,然后是捉对厮杀,认识的,不认识的,战成一片,直杀得昏天而黑其地,鬼哭狼嚎,血流成河。完全盖过赤壁之战,官渡之战,淝水之战。战斗随着体力的下降偃旗息鼓。打扫战场时发现我方总共丢失拖鞋一只,打湿手机一部,打湿摄像机一部,损失惨重。

此时,太阳高高升起,把群山照得通体翠绿,河面上波光粼粼,河流两岸杨柳倒垂,两三个放暑假的小孩拿着煮熟的包谷在岸上比划着价钱,挑逗着人们的食欲。不知哪个船上一声高亢的“太阳出来咯呵喜洋洋咯呵”,歌声引得百鸟朝和,龙潭河的峡谷里一时间飘满了歌声……

午饭必须提到的是万源老腊猪脚炖万源洋芋,堪称一绝。菜板腊肉现在想起还流口水。

饭后直扑八台山而去。八台山海拔2300米,山脚气温还是31℃,到了山顶已经降到19℃。盘山而上修建了许多观景台,不可错过的有独老峰,舍身崖,大有张家界的风光。山上的植被也随海拔的增高不断变换,到了山顶如同到了金庸笔下的缥缈峰,四周浓雾弥漫,想象自己换上一身古装飘飘而下成了白娘子,或者嫦娥,或者随便哪个……

傍晚,下盘山公路,过白沙工农区,上高速,经闹市,进隧洞,打道回府。

征集

## 开学那些事

又到一年开学季,读书那些往事,你还记得多少?漫长的假期过去了,当初,你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新的学期?亲,如果有兴趣,把你当年开学时经历的“心潮起伏”摆给达州晚报的读者听(越有趣越好)。要求:短小如微博,长文千字内。

时间很充裕,本月30号以前发邮箱569006313@qq.com即可。家里若有小朋友有兴趣,让他们写也是可以的。

——达州晚报副刊部

## 经典围脖

“想拍你就拍啊。”看着好声音导师们纠结的表情我说道。“好的好的老公你真好。”妻子一边逛淘宝一边答应我。

——筱筱

如何从别人的评价中看出你的长相水平呢?“你真好!”——这说明你是个实打实的美女。“你下巴/鼻子/嘴巴/眼睛长得真好看!”——这说明你长过了及格线。“你……面相

不错……”——这,说明你是个好人。

——琦殿

每天最开心的事儿是早上到公司楼下买早餐,然后和早餐摊师傅聊天,“您这一天得起得挺早的吧?”“那可不行,三点多就得起来。”“哦,呵呵,我八点起床就赶。”我本来以为到这时候我都占了便宜,师傅接着说:“是吗?呵呵,我九点半就下班了。”

——黯歌

## 秧田水秀

——来自张学诗的博客

其实,这本是个可以入诗入画的题目,却被我不经意地在键盘上敲成了这么一篇小文。

在这个节气里,我故乡的田野上,原先那一片麦野的金黄,也该游移成一望无际的碧绿了吧?因为,过了6月,就会“关秧门”,过了插秧的农时了。

待到“小暑头上七天阴”,随着淅淅沥沥细雨的洗浴,那刚刚栽插的一棵棵秧禾,也便冒出了一根根新苗儿,在不甘寂寞地生长了。继而,又该是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,哗啦啦地倾泻了。每当此时,我故乡的亲人们总会说,“今年天时好,收成一定好……”是的,朝朝暮暮,你就看吧!那一望无际的秧禾,在如水的月色里,如潮的蛙声中,发棵,分蘖,由绿变青,由青变郁……

这个时候的秧田啊,秧也青,水也秀。若是赤脚下田,在刚刚没了脚面的清水里,拔去稗子、三稜、水花生,给秧禾薅水草,你总能看见,水中欢欣地游动着的小蝌蚪,墨黑的,黄褐的;有尾巴的,没尾巴的,在淘气地撩拨着你的脚丫儿,舒舒的,痒痒的。也有一尾尾的小鱼儿呢!蜡头粗细,头大尾小的柴格丁儿;拇指般大小,浑身滚圆的罗汉儿。它们可是这秧田里的“养尊处优”族,总喜欢伏在秀水

里的秧棵旁,躲着日光,乘着阴凉,懒洋洋的,一动不动。大一些的,就是像柳叶一般宽窄的硬头鳊子、软头鳊子,在秧行里,一惊一乍,往来穿梭。

有时,也会问和我一起下田的大伯,“这鱼,是从哪儿来到这秧田里的呢?”回答说,“天上落的呗——落雨了,这鱼也就随雨水哗啦啦地淌下来了……”这可以入诗入画充满了幻想充满了创意的绝妙的回答,至今还缭绕在我的心胸。

薅水草,腰弯得累了,也会直起身,在秧田里小憩。你还可以见到,那一只只叫做“麦黄草桔”的小小巧巧的鸟儿,在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懒洋洋地鸣叫与盘旋。应和着这种鸟儿一声声鸣叫的,是“断——断——”,隔断鸟的一阵阵欢鸣。这公鸭般大小整日里“断呀断”地叫个不停的鸟儿,就在乡亲们栽秧时特意为了它们做成的稠密密乱蓬蓬的秧窝里,自由自在地生息,爱意绵绵地繁衍。

离开故乡久了,可是,那一则关于隔断鸟的谜语,我还是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呢:“头顶一枝花,身穿黑袈裟,你说它身体好,一天咳到夜……”

只是,在这秧田水秀的夏日,不闻这隔断鸟的鸣叫,怕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吧?

## 天黑说离婚

——来自彭彦花的博客

单位里都在热议幸福家庭,想想我家,怎么看都不能算是幸福家庭。爸和妈都是急性子,控制欲还都特别强,他们从结婚前就一直在较劲,到现在谁也没有治服谁。从早晨一睁眼,到天黑睡觉前,俩人平均每隔半小时吵一小架,隔一小时就得吵个大的,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就这么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,他们居然也在一起过了三十多年。

爸妈吵架,无非就那点儿套路:女的哭,男的闹,升一级时,女的骂,男的跳,再升一格,就得俩人指着鼻子发狠招说离婚了。爸妈结婚这三十多年来,说出的离婚两字就算用四号字体,估计也能扔满一筐了。我都长到二十好几岁了,也没见他俩真离了婚。可是我们单位一对夫妻,天天甜甜蜜蜜如胶似漆的,才吵一回架,仅说了一回离婚,就真把家给拆散了。看看分完财产各奔东西的小夫妻,我才觉得,爸妈的婚姻能坚持三十多年可真够不容易。

回家说给爸妈听,笑着问爸妈三十几年都吵不散的秘诀。爸妈嗔怪我,一齐骂我“二百五”,这可是俩人少有统一意见的时

候。一家人笑闹够了,妈妈才告诉我,当年妈妈嫁给爸爸前,俩人恋爱六年,六年里已经吵架无数次,分分合合历经考验,最终还是选择牵手走到一起。而他们婚后不久就爆发一场大的争执,两个人谁也不让谁,离婚两字说得一个比一个狠,俩人谁都不肯低头,倔强的跑到民政局,可是,民政局下班了。

两个人回家的路上,突然从路边蹿出一条大狼狗,爸一把就把妈拉到身后,就是这一刻,妈妈知道自己根本就离不开爸爸,而爸爸也明白自己是真的很爱妈妈。可是两个人又都是急性子,在一块难免吵架。于是妈和爸约定,今后不管如何生气,只在天黑之后才准说离婚,因为,天黑民政局下班了,办不了手续。而到第二天一早,俩人早已经忘记了昨天的争吵,因为新的争论又出现了。

想起小的时候常常被爸妈吼出的离婚吓得哭泣,原来还真真是白担心了!

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接到妈妈的电话,她在电话里怒火冲冲地说:“这日子我是真没法儿跟他过了……”我回头看看表,18时40分,提起的心又平复了。

+ 达州市皮肤、性病防治中心

诊疗科目: 性传播疾病 皮肤病

医院地址: 达州市大北街164号(中心广场华夏隔壁)

电话: 泌尿科2127120 皮肤科2146658

